

紅藍文藝



王藍著

紅藍文藝創作叢書之七
重慶紅藍出版社發行

太行山上

王藍著

重慶紅藍出版社發行

紅藍文藝創作叢書之七：

太行山上

著者 王

藍

主編人 王

藍

發行所 重慶紅藍出版社

重慶陝西街特一七二號
北平八面槽七十四號

●不准翻印●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渝一版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 渝二版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 平三版

奇特奧祕不可思議的一個戀

『孩子，看你們一個一個的那憂鬱樣兒，有了「少年維持的煩惱」了吧！哼，小傢伙們，瞧你們那一張一張患着相思症的臉吧……』幾乎，每天聽到人家向我們幾人這麼講。

是的，我們是有着戀之煩惱的，我們也是在患着相思症，且是異常強烈的相思症呢。

我們相同地，有一個埋蘊在心深處四年長久的戀。那是一個祕密的戀。沒有人知道我們的戀。我們不能說出這個戀，說出來會送掉我們的命。相信嗎？這是真的，我們爲了顧全性命，便不能說出來。只有夜深人靜時，我們自己幾個人輕輕地說個不停，說得興奮起來，我們抱在一堆像吻戀人似地互相狂吻，說得悲哀起來，我們面面相對默默地一聲不

太行山上

簌地流淚……

那是多麼奇特，奧秘，不可思議的一個戀哪！

多少人在猜想著：我們是在戀着那個活潑跳脫的小姑娘，或是我們是在戀着那個甜蜜熱情的少女，或者我們是在戀着那個柔美的，香艷的，風騷的，迷人的……

不，不，都不。

被我們同時戀了四年長久的，是那遙遠的一片天地——那從未見過一面，僅僅在夢中出現的南國。知道了吧，我們有的是一個誘惑得我們快發瘋的南國戀。

自從，那不遠千里由東洋三島而來的一羣海盜，帶來了血腥風雨給北方，我們，生在北方，長生北方，酷愛北方的孩子們，也開始憎厭北方，而對那遙遠的南國，那有着絢爛的陽光，芳香的微風的南國，那有着秀麗的山水，明媚的城市南國，那有着自由的歌聲，激昂的歡呼的南國，那有着

太行山上

祖國戰鬥的兒女，有着可讚美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飄飄飛舞的南國，我們有了不可遏止的熱戀，有了不可遏止的相思。

南國也正在懷念着我們這些在北方披着奴隸枷鎖的孩子呀，南國也正在渴望着我們這些年青力壯的小傢伙們撲回她的懷抱呀！然而，一道火線，一片戰場，一道火線，一片戰場，把我們隔開得不通信息。四年了，我們仍在北方發着癡呆，對南國的相思日日加重着，那層層疊疊的相思債緊壓在心上，我們渴望快找出償還這債的日子。

上天不負苦心人，機會終於來了。在一個深夜裏，我們跳上了平漢火車，在敵兵那狼犬的眼光掃射下，我們像偷了東西的小強盜，一動不敢動地，偷偷的蹲在一堆，我們不能講出自己是去尋「戀人」的，那會送掉我們的命！

在豫北一個小車站下了火車，三日步行，經過了偽軍的防地，經過了紅槍會，小刀會，與土匪出沒的險惡地帶，在

太行山上

大雪紛紛的傍晚，我們來到了太行山麓——林縣。

四年來，第一次看到了穿着灰色軍裝，拿着刺刀步槍的祖國軍隊，我們有多快活啊，我們快活得自己也穿上灰色軍裝，也拿起刺刀步槍，我們神氣十足地做着少壯軍人，開始在豫北一帶過着激烈戰鬥的血腥歲月。可是，我們沒有忘記自己的南國戀。

一年的衝殺生活，一溜煙過去了。五年了，壓在心上的相思債該更重起來。每當看到有部隊開拔到黃河南岸去，心中便有些嫉妒地羨慕。並且，和我們一道由北方跑來的小伙伴，竟有五個都在水冶鎮一役中陣亡了。他們永遠不能到黃河南岸去償他們的相思債……

上天不負苦心人，機會又終於來了。我們突然接到了調我們過河的命令。

那命令嗎，簡直是宣佈了我們都被加冕為快樂國子。我

太行山上

們不敢想一下明天就要開始長行軍到黃河南岸去的狂歡，我們的心都快樂地打抖哇，抖得那麼可怕哇。

我們的臉上，彷彿已消失了患相思症的憂鬱，明天，是啊，明天破曉前，我們便開始長行軍了。

光怪陸離的故事有了序幕

『孩子們，我看着你們來，又看着你們走……可是，國家需要你們，你們應當回到後方，那正像往祖國的心臟注流着大量新鮮的血一樣。』我們的長官向我們做了最後的訓話。

『敬禮』一齊地向長官行了告別禮。

整齊的步伐邁開了。我們行在了原野上。

一點動靜都沒有。大地仍在無邊際的黑暗裏沉睡着。天上沒有星，彎細的月牙在黯淡地閃瑟。

『過黃河了，過黃河了，到黃河南岸去償還相思債啊……』我們不住地叫出來。可是，我們忘記了這兒離黃河還那麼遠，那麼遠得叫人害怕。

漸漸地，對面的山隱約地露出了紫褐色，漸漸地，山頭上合澗鎮的小廟在曦光中出現了，漸漸地，那小廟牆壁上「殺敵」兩個大紅字也清楚地映在眼前。

上了坡，轉進鎮街裏。商家都尚未開門，有一二隻黃狗寂寞地搖着尾巴。經過了每次跑來吃肉的飯舖，經過了每次跑來取信的小郵局，經過了每個紀念日自己曾站在上面講演的高台子，到在出鎮去的圓門洞那，等這次和我們一塊走的四十軍野戰補充營的部隊。

放下背包，又跑回鎮裏，作最後的巡禮。飯舖開門了，我們買些乾糧，食囊凸起來，增加了背負的重量。

挑着給養，箱子，行李，來了許多伙子，後面便是隊伍。到這，他們也都坐下休息。我們互相談着，他們的營長很健談，是一個高大的山東人。

五分鐘後，我們的隊伍和四十軍的弟兄接在一縱列上，

太行山上

開始沿着山路，一直往西走着了。

天已大亮，展開在眼前的，是一張清哲的山景圖畫。在路旁新綠的柳絲上，在茅屋前聖潔的杏花上，陽光婉約地泛着笑靨，而我們心裡也那麼爽朗地閃爍着陽光哪！於是，我們的步子又興奮地增加了速度。走的越快，便失掉了流覽四週景色的能力，因為腳下的石頭和土塊會頑皮地拌倒人的。漸漸地，腳掌有些疼癢，背包重重壓着脊樑，汗由額間開始滲出來……離開合澗已四十里路了。

太陽升到中天時，我們到在大河口。

村中只有一個小飯舖，東西不夠大夥吃，只好吃自己帶來的乾糧。開水更難找到。我走到一個小崗上的老百姓家，裏面一個老頭和一個老婆很客氣，他們答應給我們煮兩碗水。

『老鄉，你們這歸哪省管呀？』我聽他們的口音像變了

點新穎味。

『我們這歸山西管哪！』

呵，心裏油然而喜悅起來，因為自己這是第一次地經過河南而踏入山西界哪！

這兒是二十七軍的防地，他們在一座大石橋上站着崗哨。掛着手榴彈在胸膛，背着步鎗在肩上的戰士，使那橋顯出不平凡的偉姿，水在橋下暢流着，發出有力的樂音。

看着這山西村莊，聽着老頭和老婆說着山西話，覺得有無限趣味。

可是後半日的行軍，使我們感覺出了苦楚。薄暮時分到在盤底「前站」已給我們找好了兩間黑屋子。在豆大的油燈光下，我們洗着腳，發現自己的腳上已磨起了硬硬的小泡！

感覺自己的背包有卸下一部分重量的必要，便和宋強商議了半天怎麼辦。結果，是把東西分做三份：第一份是較重

太 行 山 上

要的東西，用被單打成一個背包，由他來背，第二份是一些衣服和一條薄棉被，由我來背，第三份是一條厚棉被，捆在皮箱上叫快子挑。

『藍，你可以放心，這背包將跟着我一齊過黃河，而完整地交還你，不是還要關封鎖線嗎？那沒關係，只要敵人的子彈不射中我的太陽穴。……』宋強握着我的手說。

我們是老搭伴了，五年來，一回患着想思症，一直地沒有分開。

吃完粥，大夥出來看晚霞，往西看，山崗高處有一道黑縫，像一個十五度頂角的三角形。

『我們明天便要穿過那小黑縫的，那是一個大山洞呢。』銀河指着那個三角縫向我們說。

『一路都是很有趣的，可是一路也是很痛苦的。明天爬到山崗洞口，就是很費勁的。』銀河會隨九十七軍在這條路

線上往返過一次的。他比我們年紀都還更小些，可是他有着壯實的身子和行軍經驗，在九十七軍時他是隨軍話劇團的小演員。他的面部表情很好，最後他做個鬼臉：

『別的都不怕，要命的還是關封鎖線——晉博公路，簡直是過鬼門關。上次來時，摸到了公路邊沿，敵人發覺了，一場混打，把我的新軍氈，新皮鞋，都給打丟了。』

過公路！成了每個人心中的一個可怕的大驚嘆號！

天變得冷起來，回到黑屋子裏去睡，我想脫去衣服，稍微舒適地恢復下疲乏，第二天好趕路。

『那可不行。脫了衣服，明早人家部隊一集合拉走，那麼迅速，咱們跟不上可就糟了。湊合點，穿着睡最好。』王衡鄭重其事地告訴我。他最細心謹慎，像一個大孩子，我們是一塊由北方大都市中跑出來的。

『睡吧，明早我來叫你。』他一跛一跛地拐到外屋地炕

太行山上

上去睡了。看到他的背影，使我想起從前在籃球場上他是個那麼矯健跳躍的選手呀，行軍真是夠有趣也夠痛苦哪。

躺在炕上，緊擠着兩邊的宋強和銀河，沒半分鐘便睡着了。

『藍，藍，點燈，外面吹哨了！』王衡在外面叫，只覺得睡了頂多有兩個鐘頭，便天亮了嗎？我睜開眼，一看手上的錶：正指着一點一刻。

『媽的，錶也停了！』一面爬起來推醒了宋強和銀河。外面屋中的人也都吵吵地起來了。

開開房門，呀！天還漆黑着哩！沒有半個兵集合，更沒有哨聲。

『衡，哪兒有哨聲？天還不亮！』我們的白隊長問他。我仔細一瞧錶，原來錶不會停，它正指着一點十九分。

『報告白隊長，我的錶才一點十九分。』

隊長又跑到西邊房子裏一個有錶的孩子那去問，回來也是說還不到一點半鐘。

『真對不起，諸位同志，再繼續睡吧，我只怕晚了，所以聽錯了哨音，見鬼！該死！』說着，王衡自己也打起哈欠又倒在地坑上。

我們都很竊喜還有一個時間可以睡，可又怕睡過了時間真會聽不到集合的哨音。

一羣孩子白白地鬧了一場，睡也睡不甯靜。

於是，我們這艱難的長行軍中，新奇的，光怪陸離的故事，有了序幕。

我們顛抖地入夢了

天漸明，哨聲真的響了。

急速地打背包，裝行李。我把厚棉被捆在皮箱上，放在行李堆中，一看行李比昨天多出好幾件來！原來大夥都有了自已背不動的感覺，伕子成了唯一的搬運機。宋強趕緊去看伕子，並且還需要再找一兩個纜行。

宋強回來，進門便嚷：

『糟糕，伕子不見了，昨天我和他說好的，今天仍送我們一程，並且昨天的錢也沒給他們，他們就早早跑了。』

立刻，驚慌落在每一個有行李的頭上。

怎麼辦？自己帶不了，又沒有伕子！爲什麼昨夜不派個人和他們一塊睡！誰又知道他們會跑呢？……行李丟掉吧？